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 卷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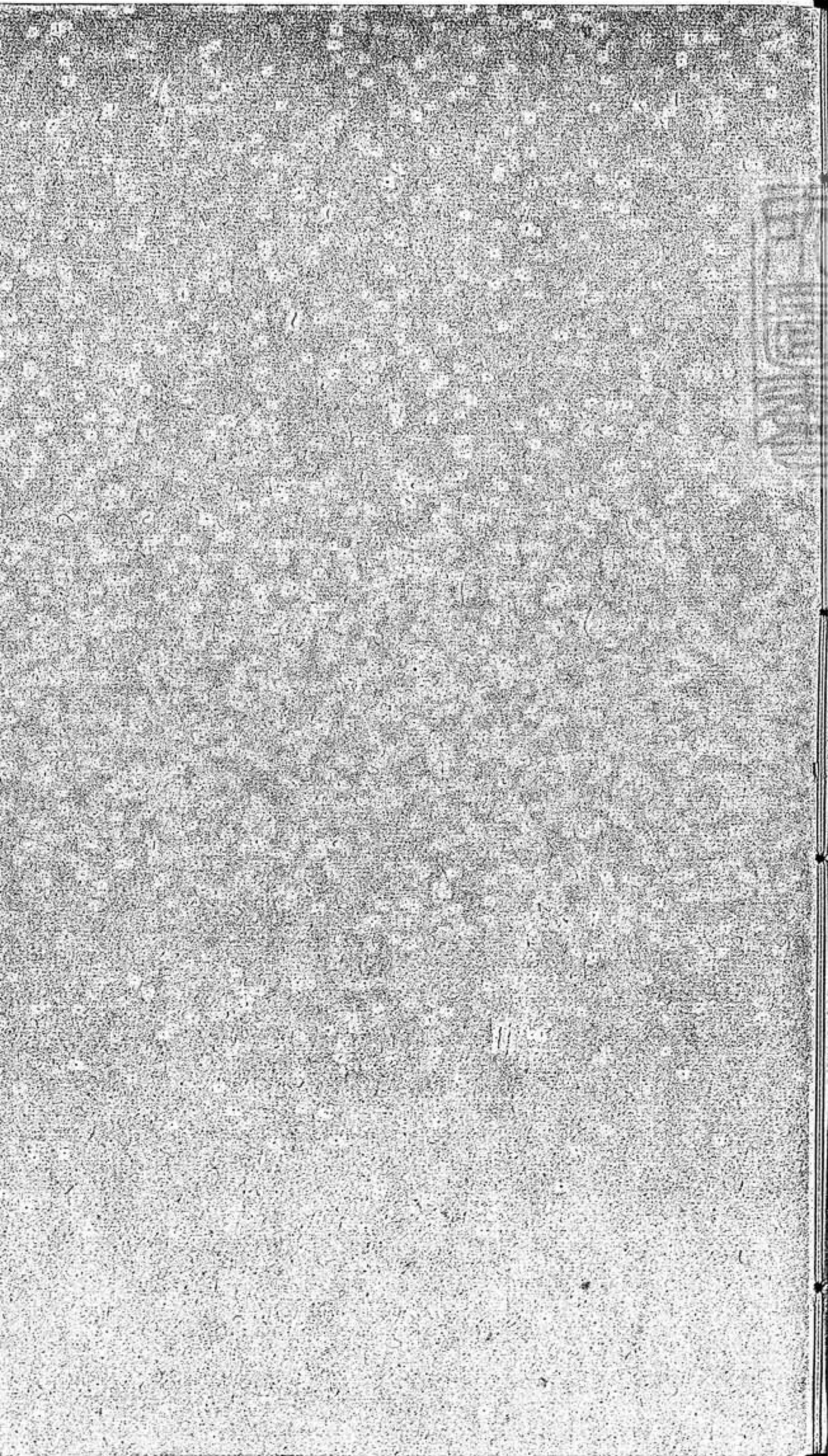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節略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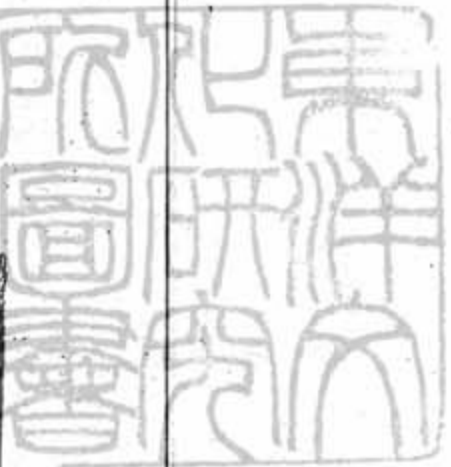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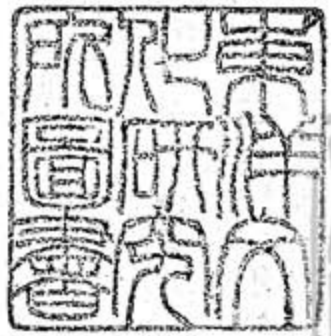
##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稱也 稽考也 言  
 曰放勳 放至也 亦廣大之意也 如欽明文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方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變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一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崇畏敬

規警箴誠之助

大學曰湯之盤銘盤米谷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見大學章句註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以下至于師長士師之長上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

無謂我毫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  
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  
念記憶而納之也  
志猶在與有旅賁之規與車也旅  
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  
宁者人  
君之位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間  
居之時誦  
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  
警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  
警御謂近習也臨事有警史之道警史知  
天道者  
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  
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  
史者矇不失誦  
矇謂  
瞽矇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已懿戒即今  
抑詩也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真德秀曰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  
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與以下



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  
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  
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

諸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  
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  
環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  
戒其後汚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下復箴  
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今願陛下以為元龜則天  
下幸甚

臣廉竊謂宋璟嘗手寫無逸為圖以獻玄宗可謂盡箴規之道者矣考之玄宗初政姚崇宋璟為相其後韓休張九齡為相又其後不幸李林甫楊國忠輩出焉故唐人連昌宮辭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登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貧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又宋人題玄宗擊毬圖云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君德之



修吾國家之治否係乎宰相之賢否蓋如此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大禹謨益曰吁嘆戒哉傲戒無虞虞度罔失法度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熙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罔拂

百姓以從已之欲弗違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真德秀曰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

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

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  
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  
理之不可成與夫違道以求名咈衆以徇欲皆枚  
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  
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樂則其心  
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  
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  
不肯爲又必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  
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  
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

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  
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  
賢之言爲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罔晝夜頡頏貌傲虐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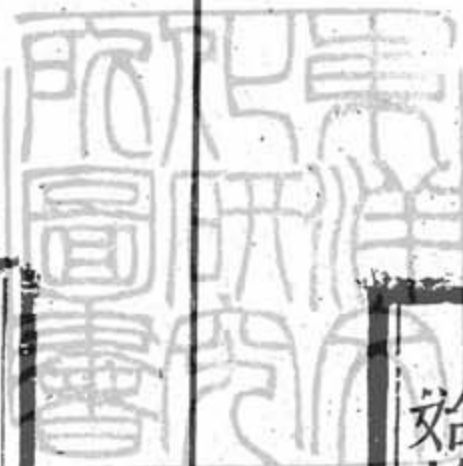
也殄絕予創若時也創懲娶于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娶妻甲日

治復出水啓呱呱而泣啓禹子予弗子唯荒度土功荒大

真德秀曰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

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慝

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



肆其頡頏之狀無水而强行舟羣滯而亂家政所以殄絕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違居有予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姿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霍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五子之歌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真德秀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曰嗚呼先王肇脩人紀肇始也從諫弗咈咈違也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為去聲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為約也以至

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俾輔于

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

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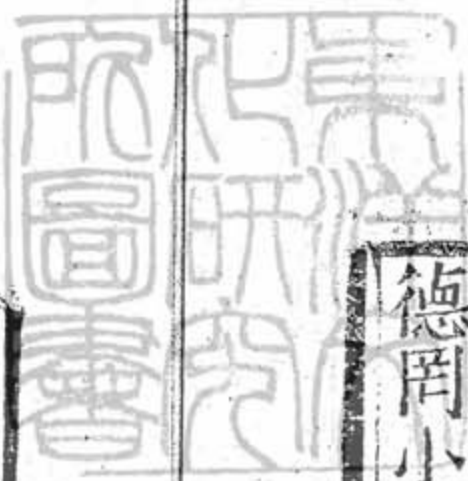
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具訓于蒙

士蒙童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真德秀曰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已者而後述其

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

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

上則能明其德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

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

至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

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

儆有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

者也故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為巫覡之風殉猶

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畋



獵不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逆咈  
忠直之士踈遠者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為悖  
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  
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  
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  
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况天子  
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  
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  
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弑十愆之藥石也篇  
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



太甲之心真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周公作無逸周書篇名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

也居先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謂

小人所恃相以爲生也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親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誕妄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即殷太戊也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

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爲太子時父祖乙令居

民事民間習作其即位也作起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陰默也

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于庶民保安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後王也生則逸不知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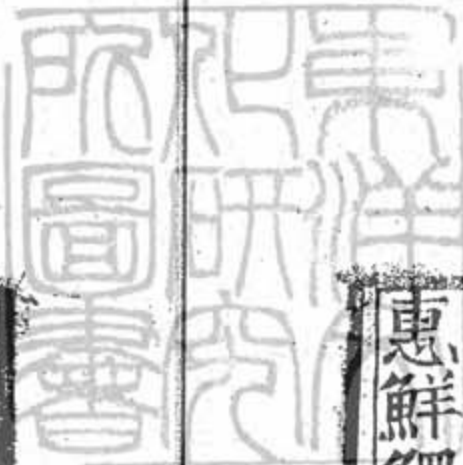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

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

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美也懿亦美也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文也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

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

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

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直德秀曰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

知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

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

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

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

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臣康嘗考薛瑄謂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此數者  
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臣謂論語  
修己以敬以安百姓中庸篤恭而天下平豈非  
敬為治天下之本哉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  
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



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真德秀曰大寶之箴亦丹扈之良規也故剡取其  
略以備覽觀焉

### 沉酒之戒

秦誓

武王伐紂誓師之辭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酒

冒色

冒亂也

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

真德秀曰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酒為

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衆惡所自  
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昏者志一昏者則無所  
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  
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  
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  
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明之異故  
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王豈可不鑑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  
噉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  
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爲無道至於

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  
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  
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  
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  
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真德秀曰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  
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  
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真德秀曰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必為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而略不疑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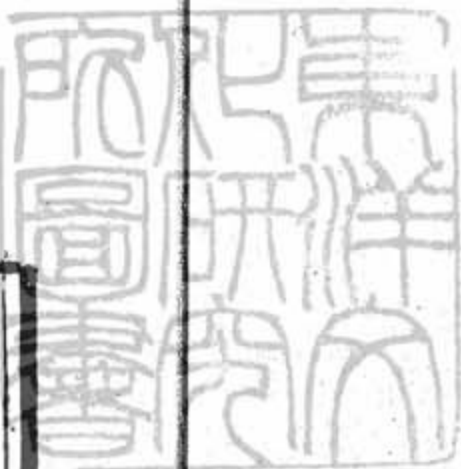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弒

真德秀曰以酒喪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臣廉嘗讀朱熹小學載范質曉從三詩曰戒汝勿嗜酒狂藥非古今傾敗者歷名言至謂謹厚者乎又謂古今戒其原皆在於飲之亦化為凶險况非謹厚敗多由於酒亦詩書淫亂之意也吁酒禍誠可畏哉

節略卷十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五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牧誓周書篇名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也晨鳴

牝雞之晨索窮也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

是用婦妲己也昏棄厥肆祀弗咎肆陳也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